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二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

上皇在迤北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祚年請 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慧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 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

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　上皇者行。羣臣懼詘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直內閣侍讀彭時乞終繼母喪。不允。忤　旨去。

御史練綱上安攘五事。下所司議行之。

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劾內侍單增罪惡。令下獄。尋釋之。

時增侍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約結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故聰等劾之。且曰。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命副都御史軒輗鎭守浙江。兼理鹽課。

吏部文選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言李賢忠信。宜賜覽納。命翰林繕置左右。日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杜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御史朱英劾都督汪全恃戚畹縱家人奪民田。命歸田于民。

大同總兵郭登敗虜于栲栳山。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巳

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于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行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敕褒美

閏正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烈風晝晦

敕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

少保于謙諜知亡命小田兒為虜謀雜虜使中來瞷虛實

奏授計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

二月。上皇在迤北。

侍讀劉定之上言十事。上嘉納之。

一因守禦言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一曰降胡言宜

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

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襲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

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

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

務。一曰練兵。言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言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官。皆切時務。

兵科給事中葉盛言八府旱蝗相加。加以虜寇侵擾。合賜寬恤。下部議行之。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此納粟入監之始。以邊圉事急。不得已行之。

進直內閣侍郎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請法　太祖除去竊柄閹宦專備洒掃幷上忠義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沮格之。

斌集歷代直諫盡忠守節及侍寵宦官擅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刋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能縱其奸究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巳行須給足。爲觀戒所編不必刋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籍。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苗

秉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讀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經筵官進講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媟

封大同守將郭登爲定襄伯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院學士諡忠愍

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皆杜門家居誓毋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

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叅政。訏選翰林庶吉士
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
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吏部尚書王直奏罷三品以上京官各舉所知。例聽吏部
自擢。從之。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
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
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
故奏罷之。
三月。上皇在迤北。
壬戌。敕武清侯石亨。會大同鎮守等官。議戰守長策。或襲

營或設伏或會兵剿殺務在早爲處置免致師老兵疲財匱用乏不可輕率以墮其計

丙寅勑諭安南國王黎濬將所擄占城國人口依數放回本國彼此兩全和好

戊辰總兵官石亨言三事俱從之

一聞虜賊將犯大同其巢穴在斷頭山去寧夏不遠請調延綏官軍及洮岷等衛土軍往寧夏隄備仍敕寧夏總兵等官遣人覘探虛實量率輕騎直擣巢穴則賊自遁

一山西布政司原召募義勇抽選馬步一萬七千操備守城請量調大同各城協軍守備

一大同設左右參將副郭登

勅工部尚書石璞往山西同右副都御史朱鑑等再募義勇調鴈門關操候亨調用

叛臣喜寧伏誅

寧懷二心素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領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師誅之自寧旣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辛未北虜分道入寇

也先與賽刊王分部諸酋入寇。自領人馬一萬七千寇大同陽和。大同王領人馬一千七百寇偏頭關。荅兒卜花王領人馬一萬七千哨亂柴溝鐵歌卜花王領人馬七千餘寇大同八里店鐵歌平章領人馬七千圍天城。脫脫不花王領人馬寇野狐嶺并萬全。欲牖戰以償喜寧田逵子之命。

壬申命戶部曉諭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富實人民有能出備粳米粟米料豆穀草禾草并馬驢牛赴保定易州去處旌爲義民給冠帶。

癸酉國子監致仕祭酒李時勉上言請鑒前古之失。究今日之獘。留心政務。加意武備。并贈謚弔恤征死義諸臣。命

有司采用之。
命直內閣侍郎俞綱出理部事。
四月甲戌，戶部等衙門尚書金濂等議，胡寇犯邊，大軍失利，遺有馬營、獨石、龍門、鵰鶚等處芻糧，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搬運宣府。從之。
丙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言六事，命內官不動，餘俱議行之。
一議南京災異疊見，乞敕重臣撫恤人民，整飭軍馬，嚴防奸細，固守城池。一議開封、南陽、襄陽、鳳陽、兗州安插逃民數多，乞敕巡撫都御史王來、洪英、尚書趙新，會加

撫恤密切防閑一議各處公差鎮守等項內外臣乞減省軍民免煩擾一議各處調來官軍乞量加恩澤免致逃亡一議各營馬匹缺飼秣乞敕戶部取勘舊賜官員草場暫借一年或收草或牧放候邊事寧息仍歸所賜之人一議敕在京在外詳辨刑獄不許深文羅織

巡撫河南副都御史王暹發兵擒妖言煽衆保定張普山于陳州誅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因旱恤刑主決惡逆王剛翌日雨

或以剛年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爲此也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

死之有司郤栲訊三人內一人當之驥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城

庚午十三道御史羅箎等言北京去冬無雪今春不雨狂風揚沙陰霾蔽日幷南京大風拔木洪水決河及各處寇賊未寧流移未復乞 上練兵選將親賢遠姦戒飭諸司廢弛等弊 命各衙門議行之

六科給事中葉盛等言四方多事兩京降災乞敕文武大臣及科道降秩停俸俾得修省 命羣臣會議修省

於是內閣陳循苗衷高穀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鴻臚寺光祿寺欽天監太醫院等衙

門堂上官各自陳不職乞加典刑。上悉宥之。

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言十二事。詔羣臣會議采行之。

一察吏治以示勸懲。言每歲各處巡按御史乞差二員。其一留守司。其一巡歷郡縣。一撫流民以防奸宄。言各處流民。聽其遊食所到郡縣。撥與荒閑田地任其耕種免徵稅糧。一興學校以惇風化。言各處提調學校僉事無督教之實。乞裁革。及學官有缺。不許監生充選。一慎科舉以求眞才。言科目惟以得人爲要。不必鄉貫是拘。宜令遊學之士。隨其所在。卽許應試。一止苛斂以恤貧窮。言各處有司科斂民財。或餽送上官。或交通使客。宜

加嚴禁。一均賦役以甦凋瘵。言四川所屬郡縣。差徭不均。乞令每里各置一籍。更書戶口多寡。驗丁科派。一糾武職以足兵食。言各處武職。或治產業宅第。而私役軍丁。或貸錢以賂上司。而償以軍糧。宜令巡按御史糾察。嚴加降黜。一肅軍令以止刼奪。言各處征討軍士。有沿途刼財害民者。乞許諸民殺死無論。一謹防巡以禦寇賊。言各邊守堡軍士。并巡檢縱放軍士弓兵。致有賊盜之患。乞令巡按御史糾察治罪。一恤吏員以廣仁惠。言各處吏員兩考赴部。因文書差訛。送問重律。自今乞皆宥免。一革虛費以節民財。言各處驛傳什物。極其華侈。及使臣往來。多用馬匹。并需索酒物。宜加禁治。一設方

略以遏橫暴言近歲四川夷民聚衆爲盜今有行人劉瀚係本處人深知山川險阻諳曉方言乞借一職協同僉都御史李匡調度殺賊

癸未敕總兵石亨今達賊分道入寇決不可回京其石彪所領官軍在彼日久人賜銀五錢布一疋于大同官庫給之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

初楊信民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率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

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濟遠峽有白魚入舟
中軾曰昔者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
蕭餋聚舟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
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
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
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大
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餋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
平後封興海寧伯
甲申國子監致仕祭酒李時勉卒遣官諭祭謚文毅
丁亥敕諭保定伯梁瑤充總兵官都督同知方瑛充副總
兵都督同知李友克左參將兵部侍郎侯璡左都督毛福

壽等俱總督軍務統兵剿殺貴州苗賊

先是巡按監察御史黃鎬等奏苗賊攻圍平越等衛日久城中糧盡官軍逃亡者九千餘人存留者日食草根餓殍危甚靖遠伯王驥等但摇動軍聲逗遛不進乞勅驥等早爲進兵以觧孤城之危章下兵部議以驥老病請別選總兵代之故有是命召驥還京

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斌巡按御史左景等奏緬甸宣慰司兩次遣使七十四人貢方物金銀器刀金銀鐲馴象象牙西洋布等件欲請朝廷調兵剿殺賊子思機發緣貴州苗賊生發東西路梗屯堡驛舍俱被燒燬無人接遞乞將方物暫於布政司收貯着令來使回還止留二十人聽候

平定日類進禮部尚書胡濙言前項方物不畱珍禽奇獸難便拒却以阻遠人來貢之心宜令總兵等官盡畱其來使待賊情寧息即便起送從之

辛卯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兵部尚書于謙議無輕遣使以取侮從之

謙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鏵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見 上皇鑾輿而還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與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城池相機守戰今貴又倡和議之說臣竊謂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則背君

父而遠大義此理之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之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治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宋澶淵之役契丹屢為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常歲輸銀絹三十萬迨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既割土以與之又輸弊以賂之甚則降去尊號其含垢忍恥屈以圖和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畜銳

甲午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輗奏福建政和賊首吳金八等

流刼靑田縣。攻圍平陽千戶所。議遣布政使孫原貞僉事鄺彥譽尅期會剿。從之。

丙申。提督懷來宣府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奏乞還京。詔邉報未絶。不可輕動。

虜攻鴈門關等處。兵部尚書于謙議救總兵官石亨等量調精兵與都御史朱鑑尅期夾攻。仍敕延綏總兵官委智勇善戰臣領兵渡河。于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

巡按貴州御史周文奏。蠻賊并白羅羅土獠等蠻屢攻畢節赤水永寧普市衛及各千戶所城池驛站屯堡。俱被燒刼。危在旦夕。乞調兵運餉拯之。命遣人促總兵梁珤兼程往除民患。

鎮守浙江太監李德言錦衣衛指揮馬順長隨內侍王遺等罪犯深重亦宜取斷　聖衷各官乃肆奸宄卽于御前捶死變　祖宗法度此正賊臣犯闕不宜任用事下少保于謙等議今日之禍皆由王振馬順等猶懷黨比擅致呵叱正李德所謂罪犯深重者文武羣臣憤激捶死亦是春秋誅亂臣賊子之義

上曰誅亂臣所以衛國安民馬順等皆王振奸黨文武羣臣捶死之俱忠義心朕已知之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

裁革各省提督學校憲臣

丁酉勑宣府總兵官朱謙遊擊將軍楊能等得奏達賊二

百餘騎入石峰口燒燬關門尋由故道出境爾罪當究但今用人姑從寬釋爾其同心戮力勉圖後效如畏縮坐視縱賊殃民必殺不宥

己亥少保于謙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竑等分兵防守涿鹿眞定保定易州等處仍聽右都督楊俊節制敕都督同知劉安鎮守易州等處陞大理寺少卿陳恭爲右僉都御史參贊軍務

癸卯河南道御史程昊請　上法　祖勤政遇有軍國重務即召保傅總兵執政文武重臣及翰林儒碩同至便殿計議親賜裁決施行　上嘉納之

五月　上皇在迤北

甲申戶部尚書金濂奏保定易州涿州糧不給請差郎中一員將河南山東等處運到民糧幷直隸鳳陽等處民運糧內共撥一十五萬石自丁字沽進直抵雄縣諸處令軍民官司設法每處運五萬石收貯備用從之

少保于謙言五軍中軍操旗軍頭撥月支口糧五斗二撥四斗五升三撥四斗近于河南等都司并南直隸大河等衛所調來操備者頭撥止給四斗二撥三撥又減其五升乞一體支給爲便從之

乙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達賊分道入寇請以隣近關隘守將分委地方策應責有所歸從之

河曲保德州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忻州定

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鴈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令汾州及守備千戶所調軍協守

總兵官石亨奏達賊六萬攻圍代州官軍出戰射殺一百八十人郎令南侵腹裏上命兵部促易州等處守備官軍放行人賜絹布各一疋仍勅總兵官劉安及沿邊鎮守等官相機戰守策應

戊申總兵官石亨奏達賊營鴈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黃花鎮鞑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

己酉山西靜樂縣奏報達賊殺擄男婦八十一口牛馬驢

縣一百四十餘匹舡六百八十二隻。
庚戌鎮守臨清等處平江伯陳豫奏乞將山東各布政司幷北直隸強賊及三犯竊盜膂力過人者不爲常例俱發口外總兵官處殺賊。一人免其本罪。二人以上如例陞賞。若退怯者即斬以狥。不從。
辛亥鎮守眞定都御史陸矩奏定州阜平幷倒馬關舊路頗多屯軍馬糧不給下戶部議。發臨清糧三萬石于三處均收備用。從之。
運至阜平者每石給脚米五斗。運至倒馬者四斗。定州者三斗。
虜賊寇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

官軍陣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率兵應援又為賊所敗殺傷百餘人。

壬子巡按河南御史程昊劾賊掠薊州諸處遊擊將軍楊能參將楊俊不能禦賊掠懷來等處都督范廣不能禦賊入野狐嶺參將紀廣合楊能不能禦各官俱擁衆兵不能勝寡敵豈堪重寄乞逮問下兵部法司議令各將協謀併力剿賊若再踈虞俱罪不宥從之。

兵部言通事達官馬雲馬青先奉使迤北許也先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親又言節減賞賜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寘諸法 詔下錦衣衛鞫之。

癸丑敕朝鮮國王李珦令李滿住素與國王有仇為虜挾

寇宜戒飭邊將防備。

吏部尚書王直言亢旱爲災乞奮發乾剛思雪仇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日御便殿召諸謀臣宿將考論軍馬錢穀之實抗禦戰鬭之方守正以挫其鋒出奇以奪其魄敬恭武事必出萬全并自陳不職乞賜罷逐　上慰留之

戊午戶部奏大同缺糧草寇虜出入路梗不通宜令守臣遣官一員將解到折銀二萬兩撥馬隊官軍二百人每人馬上稍帶銀一百兩逐程取撥官軍運遞至山西副都御史朱鑑于官庫收貯依時糴買糧草暫於山西布政司及代州寄頓候邊境稍寧設法運赴大同缺糧草處供給從之。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司副使陶成禦之戰死。

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縣中火起。盆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

立京團營操法。

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

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湊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指揮一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二員。常領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命布政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

戮左都督楊俊。

俊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既而命爲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從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城固原。

壬戌敕寧夏總兵都督張泰叅贊軍務僉都御史韓福等分哨。今犯寧夏達賊尚在河套。即行延綏鎮守官夾攻截

殺以除邊患。

大同知府霍瑄奏渾源州被虜剽掠無城可居願于腹裏磚城避住就食庶全性命事下戸部行鎮守左都御史沈固等區畫固議請鈌食饑民發廩賑貸老幼疾弱者暫還腹裏有糧之處精壯丁力存留守城仍給其糧差從之。

乙丑總兵石亨等奏召募勇敢分俵馬匹挑掘濠塹分給屯牛幷火器軍器俱全給與大同等衛幷鴈門應用俱從之。

丙寅陞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爲尚書總兵都督僉事田禮都督叅將同知方英俱爲右都督。

先是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禮旣進

兵觧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進調署都指揮鄭儁攻都盧等處宣慰使隴富剿水西賊俱敗之斬首四十餘級溺死三百餘人水西至貴路始通又行雲南總兵官調兵由烏撒會兵通畢節等路調安普州土官隆本率土兵援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首賊二人斬首七十餘級賊復集據紫塘等寨璉破之遂克彌勒安南等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等回兵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傘腹河楊老堡等處以觧清平之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靖遠伯王驥兵會自是興隆抵鎮遠路皆通

辛未北虜也先陰使虜酋阿剌知院遣其參政完者脫歡

等貢馬請和。遏將留于懷來以聞。命大常寺卿許彬錦衣衛都指揮同知馬政往審虜使事情。

是時韃靼政事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㒺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獘則均受。及也先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議奏。命彬等往審之。虜使言欲朝廷差大頭目去阿剌及也先脫脫不花處講和。退軍。如欲迎　上皇。就奉還京。若不講和。我三家盡起人馬來圍大都。彼時無悔。且言此非特阿剌意。凡我下人皆欲講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為質。奏至。召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等于文華殿諭之曰。也先

背逆天道邀留　上皇不共戴天之仇如何可和循等請敕諭阿剌并賞來使令回以緩其譎詐之請仍敕在京各營各邊關整搠軍馬以備從之

六月癸酉六科都察院等衙門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直等言黠虜遣使請　上皇還京盖上下神祇陰祐其衷使之悔悟伏望　皇上許其自新俯就虜情亦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僞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　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　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

上以勿遺後患諭之

上曰卿所言理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盖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爲也自　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

官員五次賫金帛使虜城地方迎請虜不肯聽從若今又使人往恐虜假以送駕爲名覊留我使乃率衆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朕意如此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

丁丑戸部奏眞定保定涿州易州用糧請再以河南并直隸民運京糧摘撥三十萬石運至保定易州均收及將今年原坐京倉小麥河南布政司四萬石改運眞定府山東布政司五萬石改運至定州收積待用從之。

兵科給事中葉盛因天象示變條陳弭災防患一十二事命所司議行之。

乙卯諭戸部榜示天下定與則例令于山西代州納米中

鹽有能自備脚力於臨清領糧運赴代州至三百石者即與冠帶二百石給敕旌異復役三年

两淮鹽每引米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三斗河東鹽二斗俱不次支給

壬午敕戶部郎中謝佑往山西督同三司并各府州縣官設法起倩民夫三萬并催督該納糧儲送大同各城交納

癸未薊州守臣奏賊寇出沒糧運不繼請如大同宣府納米中鹽戶部請不分四品以上官員軍民之家俱許中納两淮鹽引每米六斗两浙鹽引每四斗俱于福建鹽內不次支納從之

乙酉五軍坐營都指揮僉事王淳進練兵圖八本　詔兵

部同各營總兵官采用之。
陝西蘭州舉人段堅言二事。禮部議室碍難行。寢之。
一曰遠閹寺。言王振竊柄之禍。并西寧陝西等處悉令
宦官監軍。乞各徵回。二曰闢異端。請銷天下道佛銅鐵
像。補造軍器。并天下僧道之少壯者實軍伍。
上皇駕至大同。
先是虜北入既深。又議選戰馬奉　上皇南歸。是日至
大同。虜聲言送駕。守將郭登等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
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　上皇入。卽下城閘板。既及
門。虜覺之。遂擁　上皇退去。
丁亥。少保于謙言南京災異迭見。乞敬天仁民法祖。公賞

罰戒遊畋卻玩好。上嘉納之。

上曰。災異迭見。皆朕之過。覽卿所言。足見愛君愛國之心。朕當益加警省。庶回天意。但有見聞。尤須進言。以匡朕德。以盡卿職。

命副都御史王暹巡撫河南。

命大理寺丞薛瑄轉餉貴州。

戊子。總兵石亨言鴈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瞭望。

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令舉火以報。從之。

宣府總兵朱謙等遇虜賊于南門教場擊却之獲馬四疋

北虜遣使請和禮部尚書胡濙等會奏迎復當從陞都給事李實為禮部侍郎羅綺為大理寺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呼羣臣爾等固欲答使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王直面發赤大

言曰。今日羣臣皆在此。皆朝廷人。孰敢有不行者。與安語塞。及禮部以三品以上官具名封進。上命與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其雖才識不同。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與安忻然入內。故命之敕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訝。詣內閣白之。遇與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七月。上皇在迤北。

丙申朔。侍郎李實等啟行。

丙午。侍郎李實等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締搆。以致小事成

大及我迯　太上還京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

關保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

也實答太師雖名迯竄兵行不戢攻關掠野朝廷豈信

張關保死于陣者盈不花未至京皆以將士不以爲來

和而以爲戰故也也先日喜寧是朝廷內臣我遣來何

爲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上皇厚恩却乃導引太

師兵馬殺之宜矣也先曰　太上在此我令伯顏帖木

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酪酒飲食實等

丁未北虜也先遣人引侍郎李實等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皇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麵麴燒酒等物實等拜泣

問起居

十二日實見　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實等曰當初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　今上安好　上皇泫然淚下旣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敕書內只講說和不曾說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

皇帝是一箇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們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再三言之。

鎮撫湖廣右都御史王來會保定伯梁珤率參將李震等攻破浪江青龍渡馬楊山等處賊及甫田靖山并東山等賊俱剿平之。

戊申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善聞議和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上皇在虜

食君祿者。于心何安。此為臣者効命之秋。遂請行。

己酉侍郎李實等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

壬子。都御史楊善等啟行。

甲寅至懷來遇李實等回。實將虜中與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備細說知。使彼無詭以全終始。

丙辰侍郎李實等至京。請使臣奉迎　上皇不許。

上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皆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久。

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

文武羣臣上章懇請遣使奉迎　上皇不許。

兀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都督王良遊擊

將軍石彪鎮守鴈門副都御史朱鑑大同總兵定襄伯郭

登叅謀軍事左都御史沈固叅將許貴會兵禦却之。

丁巳。大理寺少卿羅綺同右丞把禿等到京進貢朝見。

戊午。把禿等奏討使臣。　上不許。

庚申。侍郎李實上請遣大臣奉迎　上皇。　上命也先使

臣明日回趕上楊善來再定奪。

實言先差臣等未嘗爲迎　上皇專爲講和。今巳事完

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口。臣特傳說虜情。

伏望　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　上皇
鑾虜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倘不差人去則直在彼
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日後復差人僉必曰臣實可差
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亦不敢去臣
固不敢去人亦不敢去則彼此猜疑猜疑則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寧臣頗
悉虜情故不懼斧鉞昧死爲　陛下備陳乞早賜乾斷
天下幸甚

巡撫河南兼修築沙灣都御史王暹奏修河用工次第自
黑羊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
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從之

八月乙丑朔。

丁卯右都御史楊善至虜營也先見善等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

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一套雖十歲孩兒也是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宴賞差

人送去何會拘畱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寓別處中國畱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差使臣玉喜送與中國其人會喜不在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其人怕朝廷疑恠乃給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其人送使臣去反說是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貳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鬭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上如何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

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答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囘囘人所爲也將一疋剪斷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從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善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之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早出號令收囘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答曰者者問　皇帝囘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

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要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

戊辰。都御史楊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

己巳。也先設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楊善等侍飲。

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善曰好禮數。

庚午。伯顏設宴與　上皇餞行。并宴使臣。

癸酉。　上皇駕啟行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

乙亥。　上皇過野狐嶺。

丙子。　上皇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蹕。

丁丑。　上皇至宣府南城東駐。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

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于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

大略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之于謙言進封亦無妨及禮科奏上得旨繳進王文曰諸公勿累小子與牢飲也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

朝退多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就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少保于謙言防變方略則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尚書胡濙從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與辯當時會奏多吏部王直筆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王胡會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敕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眞為實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堯舜孝弟之說報旨以為譏朕者也

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
丙戌。百官迎 上皇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
推遜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陞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
天下。
按侍郎劉定之曰。聖明承平日久。釁孽潛滋。內而姦臣
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
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
故庚午中秋之慶。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反正。何
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千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
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

直內閣兵部尚書苗衷致仕。

鎮守雲南兵部尚書侯璡卒。

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牟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

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剿湖廣貴州等處苗冦仍遣河間等韃軍從征。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宫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虫富檻送京師然苗勢

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瑾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強悍不馴，方也先入冦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貴州及廣東、廣西諸處冦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命總兵石亨、楊洪率兵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宣等二百二十五名。

時主考侍讀學士劉鉉，與侍講陳文，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文欲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後宣由翰林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第三名則王越

封威寧伯侯璡歷南京兵部尚書賈俊歷工部尚書劉
敷歷掌院右都御史阮勤陳儼俱歷侍郎張岐歷僉都
御史。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童袁等二百名。
陞右都御史楊善爲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吏科左給事中程信上中興固本十事不報。
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
而敬天一事則言天象屢變請　上隆孝友之實以答
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命僉都御史祝暹鎮守保定。

命大理寺丞王裀出巡貴州。
命大理寺卿孔文英提督紫荊等關。
進直内閣侍讀商輅爲翰林學士。
十月。上皇在南宮。
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
少保于謙奏起都督孫安修復獨石馬營八城、
八城爲虜所破謙謂此不可棄。起安授以方略且戰且
守八城復完。
南京守備奏沿江盜起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命止行
御史。
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爲當准。因給事葉盛言不差錦衣

衛。

命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陝西。廣衡至彼，陳安邊禦寇利國安民急務十事，多見施行。督修城堡七十餘處。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詔免朝。

國子祭酒蕭鎡乞致仕，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上可之，尋命經筵講官。

召鎮守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命僉都御史任寧巡撫宣大。

命副都御史宋傑鎮撫甘肅。

命僉都御史陸矩參贊延綏軍務。

封宣府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乞致仕許之。

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引年致仕。

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在南京十八年未嘗兼階士大夫高其風節。

命都督同知沐璘為征南將軍鎮守雲南。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

朝　上皇于延安門不許。
命大理寺少卿羅綺出鎮寧夏。
命右都御史李實出撫湖廣。
荆王瞻堈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
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竑所至政先除奸墨貪吏聞風多遁去其逮問者無所
寬假悉置諸法閭閻豪右夙肆橫侵者必捕罪之由是
相戒毋輙犯一時吏民咸畏其威如神明。
翰林學士周叙上言請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

得吐露肝膽不宜泄于外。不從。

敘言臣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于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于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

校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

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侍郎項文曜為吏部侍郎。

文曜附于謙謙愛之時吏部缺右侍郎。欲用文選郎中李實因嫉陞本部與王直並又因謙薦文曜遂調吏部。

及至吏部。何文淵同王直爲尚書。見寵于　景帝。復阿附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主考。賜宴于禮部。

撒棘。取中式舉人吳滙等二百名。

巡撫湖廣右都御史李實。率叅將李震。右布政馬謹等。攻破武岡城溪平水小言臘烏等處苗賊。擒獲賊首楊光拳等五百六十餘人。斬首倍之。并扶城等寨悉降。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柯潛劉昇王㒤進士及第。吳滙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曹衡等一百二十二名同進士

出身。
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珵等曰今日譬之
人家納婦贅壻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僨
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爲風雨飄半空呼之至乃濬
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都給事葉盛謂御史
陳叔紹當入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
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與既而得旨禮部再給紙卷後
越附太監汪直襲破威寧封威寧伯是科得馬文升余
子俊秦紘楊守陳林鶚高明鍾同皆爲名臣
總督貴州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率兵平香爐山擒酋王帚
同烈并將官五十八人械送京師 命禮部主事孫茂齋

敕獎諭仍賜金帛。

來受命至湖廣沅州考圖定策運謀設法勉諸將以忠義以官軍九萬八千分為五哨三令五申前進辰靖州等處至貴州重安江苗王常同烈聚衆八萬據江拒敵於是分兵迎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官民與苗八旗幟雜出賊勢窮蹙奔遁相蹈籍溺死者甚衆乘勝長驅擣其巢穴常同烈與偽帥紀歌兒走香爐山其山壁立千仞根盤三十餘里乃審鄉道築排柵搭架楊橋飛樓以火鎗火箭晝夜攻擊又置襄陽砲六座四圍擊之裂其崖石絕其糧道賊衆大窘生擒王常同烈等械送京師明正其罪餘黨數萬并東西苗蠻悉撫寧之

命漕運僉都御史王竑兼巡撫廬鳳淮揚四府徐和滁三州督常盈倉。

從吏科給事中李瓚建議遂爲定制

四月都御史王竑因廬鳳徐淮諸郡大饑河南山東流民猝至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米賑濟然後奏聞 上嘉奬之

時民饑死亡不可勝計至有相煽爲盜將貽朝廷之憂者竑乃蚤夜𢓭精劬力經畫救荒之策至亡寢食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所儲尚富然是倉之所儲乃備京師用者故朝廷歲遣一內臣一戶部官同主之竑欲先發是倉以賑然後

以聞而主者有難詞竑謂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粥至此吾恐貽憂于朝廷故欲亟發此耳爾不吾從有變吾先殺爾以治爾召變之罪以謝衆怒以免朝廷憂而吾則請罪于朝廷也主者不復有難詞乃大發以賑濟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以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後全活者二百二十九萬餘人醫治得生者三百四十餘人贖還家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及瘞埋者三千三百餘人於是居流之民舉安謳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堵遂立生祠祀或又集爲錄曰救災傳先是淮上大饑　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柰何

百姓其饑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餓死我百姓矣。

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授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翰林院五經博士。

陝西民饑。命左都御史陳鑑賑之。

五月。命直內閣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陳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爲河北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之要地。北平爲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之。

禮部尚書楊寧病足疾不便朝調南京刑部尚書。
命副都御史軒輗總督南京糧儲。
六月。　朔日食。
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率兵攻草塘賊敗之。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上皇在南宮忠上變妄言。　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
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
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
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
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
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

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富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彼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曰也先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

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戎狄笑
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命兵部侍郎揭稽巡撫廣東。
繫內盟命大理寺右少卿陳詢巡視。
七月北虜也先寇獨石。命工部尚書石璞兼大理寺卿
轉餉勒兵修垣守險。
處州盜平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陵三縣。
係兵部侍郎孫原貞奏立。
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寺卿。
命僉都御史韓福叅贊寧夏軍務。
命戶部侍郎劉璉總督邊儲兼撫宣府叅贊軍務。

八月巡撫南直隷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戸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會採衆論征輸皆有常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傳舖陳歲辦該征者盡出于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役科征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濟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後戸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官屬盡括餘米歸之官于是徵需雜出而逋負日久人益思忱之功

上幸國子監釋奠孔子

祭酒蕭鎡講皐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

九月北虜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上從言官之議

詔絶之

教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

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絶

之

詔廷臣共議備邊長策吏部文選郎中李賢請備戰車及

火鎗　命將臣採行之

賢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

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

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甲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窻。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擺列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突。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弩矢。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要于此。

陞翰林侍講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文與商輅二人。係學士曹鼐選侍　英宗經筵展書。尋

侍講至是大學士高穀薦文爲吏部侍郎王直格不行。
出陞外省。
十月浙閩盗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仍鎭守
浙江福建。
析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
係侍郎孫原貞奏立。
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命祭酒蕭鎡爲户部右侍郎。與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俱兼
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鎡因 上幸學受知。一寧嘗敎太監王誠因併薦入。
杖中書舍人何觀謫外任。

覲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求朝宜驅置于兩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覲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覲罪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王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覲猶令我曹看議盍甚感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　詔令錦衣衛杖覲謫外任明日葉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覲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

惟其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獨覘望云。
少保王文諷十三道劾戶部尚書金濂隱惡。濂以袁旭事
劾文降旨落太子太保。
兵科都給事中葉盛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不報。
時禁中頗事遊畋故請行之。
十一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任寧被兵科劾不職去任。
參替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奏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
民耕田秋成償其價從之。
十二月加直內閣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
兼東閣大學士。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萬壽聖節于延安

門不許。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命中允倪謙呂原爲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選內侍秀與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實敎之。 上時自親臨。 命二人講倪講大學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

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命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偃蹇不受約束。九疇首奏下之。

命僉都御史鄭顒巡撫雲南。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言太平十六事。下所司議行之。

二月。北虜也先攻敗普化可汗。來獻捷。

河決沙灣堤。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召鎮守遼東左都御史王翺掌院事。

三月。有星孛于畢。

前直文淵閣侍讀彭時起復。止補翰林院。

北虜寇廣寧。

命右僉都御史李秉叅贊宣府。

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賞乏牛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克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爲夷人也。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帝以秉爲是。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總督邊備。

先是獨石馬營等處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併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修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命僉都御史王暹賑濟徐州饑民

學士商輅請振舉屯田事下該司議行

輅言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兩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

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閒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都督指揮等官占為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

按大學士王鏊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

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參贊官府軍務僉都御史李秉陳備邊十二事。下所司議行之。

其目曰設武學以蓄將才。恤孤老以廣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城縣治以衛居民。汰冗員以節邊儲。專防禦以固城池。委將帥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廚使以杜奸謀。修墩堡以防剽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貸官鹽以益邊餉。

廣西都指揮使黄玹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

玹。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弟㺹以世嫡爲思明知府。玹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

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玹陰謀使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府黎明執瓛幷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饕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幷其父子俱殺之實玹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爲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玹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東宮

上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啗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　命廷臣俱兼官僚

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兼太子太傅儀

銘、俞士悅、楊溥、王文、王翺、何文淵並加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禮部尚書胡濙等會大學士陳循、高穀等及六部都察院尚書王直等，并六科十三道議太子爲可易，如黃玹所請。上之。

時多官集議，都御史王文首言當立，大學士陳循等遂承上意附之。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半跪奉直，直因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知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後侃陞詹事府丞，聰陞春坊司直，皆不能辭。信乎臨大節不可奪者爲

難得云。
遼東提督軍務都御史寇深巡撫都御史李純總兵都督
曹義上戰守方略從之。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戌廢 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出就沂邸。立
皇太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
別宮大赦天下。
先是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
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之
默然蓋 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
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赦黃玹復原職。尋陞都督。令巡撫刑部侍郎李棠致仕。

王直得所賜金寶。拊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輩皆愧矣。累疏求退。于謙無一言。王文陳循貪其利。自以爲榮。其士風亦可慨云。

命侍郎姚夔李賢鄒幹等。都御史薛希璉洪英劉廣衡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六月。岷王徽煣乞徙封。不許。

召征南總兵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

以苗寇稍寧。故召之。

以王來爲南京工部尚書。

參贊宣府軍務僉都御史李秉劾都督紀廣參將楊能怠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事。命御史練綱給事嚴誠往勘果誣救下能等切責之。

國子監祭酒劉鉉請禁止監生給引詐病在京及托故在京守制等弊。命犯此到部者送法司懲之。

時監生多潛住在京奔競成風有家近在京者當依親之時雖給文引仍在京潛住。一開行取不待撥合到原籍官司輒詣部告病不曾還撥先復監亟求出身又有聞父母之喪托故在京守制及由未滿即行起復速求利祿有傷風化。

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

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曾動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年，廣西有黃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剿捕。　朝廷更置其將，節制左都御史王翺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東南重鎮矣。

廣東西守將董興、武毅罷。　命副總兵翁信鎮守廣東，陳旺鎮守廣西。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贈禮部尚書，諡文通。

八月。熒惑晝見。
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大同。
九月。掌南京兵部事靖遠伯王驥乞解機務。從之。
召南京大理寺卿薛瑄爲大理寺卿。
時有中官金英奉使出。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遂召入。
閏九月。立團營。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嗛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

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禎。遂舉文。竟用文。

北虜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邊將請臨洮諸衛添取防兵。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議止之。

九疇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御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勸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思奮。不然。徒冗食耳。從之。

副都御史劉廣衡考察湖廣官吏條陳軍民利病數事。
詔所司議行之。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詔戸部差官清理鹽法。
諭吏部申敕薦舉。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遣使入貢。 命議羣臣所以稱之者以聞。
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
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
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早場火。　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大理寺卿薛瑄力辯其無辜宥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

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　詔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戶部侍郎李賢奏虜欲無厭。不宜終徇。宜奮勇勵武臣以挫虜長驅之勢。　詔下兵部行之。

賢言北虜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君只聽其講和。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會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強

盛。中國益加罷弊。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仁
者之勇。勵總戎臣。惕然寸心。必不自逸。觀釁而動。以挫
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
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賢言誠爲正。請下其章
以勵邊臣。

改巡撫陝西侍郎耿九疇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陝西布政使許資言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
文移輒礙。廷議改都御史。

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

二月。以左都御史王翺爲吏部尚書。
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總綱率諸御史上言都

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巡撫侍郎羅綺率兵討松藩夷人攻破黑虎諸寨平之

三月改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監學正

聰欲論王文而言先泄文中傷之屬聰甥該補教官聰緘囑善地文選出其手書文嗾御史王溥劾之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無敢違者禮部尚書胡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

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爲之。遂罷。濙歸臥病不朝數日。 上問。以病對。使太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無疾。前者議事。驚悸不安。爾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驚悸也。安以告于 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聽得不死。

南京工部尚書王來條陳時政十二事。下所司議行之。其目。曰敦教化以厚民俗。勸農桑以立本業。揀冗官以省濫費。罷造作以甦民力。明賞罰以勸爭功。崇師道以育人才。修武備以振兵威。抑奔競以勵士行。嚴選舉以進賢能。選將帥以寧邊鄙。增屯田以紓民運。救荒政以備旱潦。

四月，獨石總兵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來，每有預備餘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之，乞如例。戶部尚書金濂查無例，止之。

永樂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府武安侯欽奉敕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個月糧食柴薪，幷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此事與鄧鏌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會覆請否。

大理寺卿薛瑄辯雪蘇松避罪饑民，從之。

蘇松民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訊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衆皆畏勢莫敢發瑄抗章辯爭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

右都御史洪英以考察浙江官吏被誣訐致仕英素不識中官考察秉公直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考而罷令致仕人多惜之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薦左諭德徐有貞爲國子祭酒 上竟諭止之

時缺祭酒有貞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懇求再四謙因中官言于 上上召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將使

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謙叩謝而退。不敢言。有貞不得知。反銜之。

五月。直內閣太子太保王文以憂去。

修歷代君鑒成。

歲星晝見。

六月。浙江福建民鄭懷冑王孝心等作亂。命副都御史劉廣衡督兵捕之。

至則賊已就擒。乃察其嘯聚之故以山有銀塲。連亘深僻。賊得以潛伏其中。即命伐山通道。具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所獲賊屬俱論誅。邀報功希賞。乃覈其實得首者十人。餘悉縱之。事竣而還。賜白

金綺幣甚厚。

災異求直言。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條陳弭災急務六事。且乞罷黜以警庶位。　上慰留之。

延儒碩。御經筵。嚴選舉。明賞罰。重守令。簡將帥。

七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人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

以病召還。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因災異條陳七事。不報。

綸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崇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節濫賜之費。罷雜補之倖。愼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剴切。

命禮部侍郎鄒幹賑濟河南鳳陽等處大水。蠲免本年稅糧。

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

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會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授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

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南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知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問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葢聖人以神道設敎。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

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至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北虜牧邊。巡撫宣府都御史李秉奏廷議襲殺。啟邊釁。上嘉納之。

廷議擊虜牧邊者。秉上疏謂邊墻之外。皆夷狄牧放之地。彼未犯邊。若掩其不意而襲殺之。是倖功賞而啟邊釁。昔姚崇為相。不賞邊功。亦此意耳。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暹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遠運糧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從之。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

安交趾人。為人清苦介潔。拿計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两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崇嶽等二百五名。

海賊季福挾妖術惑衆作亂。巡撫遼東都御史冦深捕首惡二十人械送京。餘十人皆釋之。

北虜也先遣使來索報使。不許。

大學士楊浩上疏請乘虜使未還。出不意調遼東陜西諸路兵征討。不許。

九月召丁憂王文起復。

貽書尾刺可汗也先。

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卒。

鎰吳人。先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史。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左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兖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

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薦不允。乃爲陳循推筭星命。循以玉帶一束。謂循曰。理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敘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

命右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二月。尼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大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命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
李紹主考。賜宴于禮部。
擢取中式舉人彭華等三百五十人
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上疏諫下有司買羊角充燈費。
命止之
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
至情也。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遂止。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孫賢徐溥徐轄進士及第。丘
濬等一百二十九名進士出身。崔忠等二百一十七名同
進士出身。

是科得丘濬何喬新耿裕鄧廷瓚楊瑄張寧俱爲名臣

順天河間民饑。命刑部侍郎周瑄賑濟。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乃條八事。一裁省各處冗官。二停徵當歲糧草。三添撥軍士糧草如舊。四免追久負馬騾牛羊。五暫罷供應柴炭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悉民採取。七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八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事下戶部。不能皆從。而招商借粟之說尤以爲難。上問。詔特從瑄議。瑄又議爲之具耕牛種子以便于民。時亢旱苗槁。行部至武清懇告于上下神祇。是夕大雨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生擒僞將軍周鐵斌盤馬蹄等。陞

右都御史

選庶吉士丘濬等十八人。命右春坊大學士劉儼敎之

四月 朔日食

命禮部右侍郎鄒幹督易州廠薪炭。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大學生

濟寧楊浩上疏諫止之。

浩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大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

可垂範後世者耶。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上疏諫幸大隆福寺。詔罷行。

綸言佛者夷狄之教。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而臨非

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有累聖德。

大學生西安姚顯上疏，請自今凡内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之用，勿復興作，爲萬世法。不報。

顯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

築浙西捍海堤城。

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并陳一切弊政。不報。

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

脊毛竦成度事牢難破勢重莫移。豈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暹奏敕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奏免開封等府縣五十一處夏稅之半。從之。
五月下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錮之。綸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華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爲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敦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爲天下母

受天下養可謂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
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
向嘗親受册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
節旦宜率羣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
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于東
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
回災異弭矣疏上忤旨下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幷
南宮通謀拷掠慘酷體無完膚瀕死者數卒無一語及
他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幷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
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

除兵部辦事進士楊集爲六安州知州。
集常熟人，有書上于謙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脫歿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淸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謫發奸佞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
正吳江人，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

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復眷
所淫者未行乃謫戍後復辟受凌遲。
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
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凉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
後御史下詔獄杖殺之。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疏請問安 上皇拜令 上皇之
子親近儒臣不報
發庶人晉熿谷庶人賦燉移置南京。
戶部尚書金濂卒贈沐陽伯謚榮襄。
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滿載而歸
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任陝西臬司亦出色

用足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深刻福建盜起遂給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尚書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

六月加王文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改兵部侍郎李賢爲吏部右侍郎

七月敕儒臣纂修宋元綱目

倣朱熹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敕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

時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准祝穆方輿勝覽祝氏

此書趙宋偏安之跡。未可爲法、况此書爲四六說。今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以永樂志書凡例克益之可也。時亦有以戶口爲言。陳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黃冊。何用戶口。後書成。竟以輿題狀元之名。可厭。咲之。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儀銘卒。

命僉都御史段信鎮守倒馬關

八月頒君鑒錄于羣臣。

吏部侍郎李賢進鑑古錄。頒之。

賢擇君鑑錄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擇其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

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略爲解說數句欲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直比堯舜而光 祖宗矣帝閱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九月命僉都御史陳泰治徐揚決河

十月巡撫四川副都御史羅綺以鄉人奏受番金罷官籍其家

命副都御史李賓巡撫順天永平提督軍務

十一月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暹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以王恕爲揚州知府。
在府屢辯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
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

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邵州判官。再徙耳州衛經歷。
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聚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
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
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太監鎮守始此。嘗考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
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

振于内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塲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陞左都御史。

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及獞人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

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刼吾民。阻斷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岍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禮部尚書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遴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欝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燓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矣。

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陝西耀州人爲妖言。守臣以反聞。逮捕二百餘人。巡撫都御史耿九疇申論。此本狂妄。無反情。悉以減死論。

三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乞致仕。不允　詔有司起第于縣治之西。

時王直在部。選法一委于翺。翺洗剔垢弊。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羣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翺以爲大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于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虛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多匿。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硃書。下緣爲奸。糊

塗莫辯。翺易以暴弊遂絶。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翺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

提督遼東軍務都御史寇深。以母年九十有三乞。終養不允。

四月。　朔。日食。

叅贊宣府軍務僉都御史李秉奏罷叅將孫安江福。薦都指揮周賢代安。指揮張林代福。從之。

命副都御史馬謹巡撫河南。

五月。山東旱蝗。巡撫尚書薛希璉經營賑貸。活饑民百八十餘萬口。

閏五月。

六月。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奏各衛選留操備運糧等項差占軍多。有妨屯糧。乞禁革其弊。從之。

以宋儒朱熹裔孫挺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七月。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爲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

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滸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滸躬徃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隄堰。近民耄倪皆臥泣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滸不強之。挑濬青墩浦橫瀝塘共五六十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漫以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於是水得歸

海。

命副都御史鄒來學專巡撫應天等處。

時議改總儲與巡撫分設二員。

八月。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及在獄儀制司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謫莊定羌驛丞。

先是莊上疏勸 上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陛見。 上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外着實杖八十。并拿綸同各杖一百。

巡撫江西都御史韓雍薦吉安知府張瑄撫州知府王宇政績于朝。下吏部記之。

吉安民素號健訟日不下數十百人瑄決斷如流且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如神吉民畏服然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具冠裳聚衆迎逸以徼福澤力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遘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之瑄執弗許病亦尋痊郡民給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爲已有乃遵舊制祗取楮幣一貫仍爲公費丙子夏郡大饑具申上司不候報輒發倉廩以賑民賴存活者多郡學諸生有匱乏者輒分俸給之若彭教羅倫曾彥輩皆魁科甲爲名宦實所造就者也僚屬燕而貧者家有婚喪皆設法以助之又建閣于學以藏御

書建祠于郡以祀忠節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皆修治完整公私一新

撫州郡地險民夥素號難治守至則以簡靜御之六事畢舉里有隱士吳與弼不妄至城府往造其廬與弼聞之即先謁拜談論竟日出嘆曰眞明府也守益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吏有奸黠盜府金自若察得其狀置之于法衆皆畏服撫民多商給繇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常然守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于郡治有穴地前守引水蓄魚以自給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遠邇傳誦宜黃多山有

虎爲患爲告神而驅之虎皆遁去金谿有衆聚暴掠者宇曰此吾良民迫于饑餓故耳卽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眞吾父母也卽時散去

九月巡撫都御史耿九疇言乞委邊將衛民以止移入不能衛者論罪從之

初邊民春夏就耕秋作移入具疏言邊將所以禦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恒產將何爲哉疏下民皆稱便

十月順天府尹王賢以九年考滿乞致仕不許陞正二品俸復任

賢宅心公恕待人不欺非義分毫無所取在任以當務

爲急嘗修府治學校及宋文丞相祠事集而民不擾苟有可省即省惟恐累于民故民德之深

山西布政使陳昱奏民饑乞蠲通稅十餘萬石從之

南京戶部尚書沈翼奏江西司歲辦商稅等鈔乞差御史同部官拘集鋪行照依時値平估塡勘合行庫放支給還物主不許乘機作弊從之

十一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吳節奏成賢街舊有號舍六十六間年久荒廢乞行南京工部禮勘改建復字號以居監生從之

十二月鎭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丁父憂懇乞終制不允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
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僕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賜之。　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畀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之人今要再尋一個來換于謙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以直內閣太子少師江淵爲工部尚書。
時于謙病在告　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

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詔定南北直隸及各布政司鄉試取士額數。累朝取士原無定額應天如洪武之丙子永樂之乙酉辛卯俱三百名江西如永樂之甲午等科俱二百名可考也至景泰庚午以來各處增數過濫如順天景泰庚午癸酉則二百二十五名應天景泰庚午則二百名癸酉則二百五名至是裁定兩京各一百三十五名內三十名取監生五名取雜行江西九十五名浙江福建皆九十名湖廣八十五名河南則八十名山東廣東各七十五名四川則七十名陝西山西各六十五名廣西五

十五名雲南三十名

三月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奏遣石彪充遊擊將軍○戊戌大同

時總兵石亨素貪縱爲謙裁抑其侄彪又驍將慮其一門同握京兵故奏遣之亨彪皆切齒于謙

太子少傅吏部左侍郎俞山懇請致仕命馳驛以歸

巡撫盧鳳淮揚等處都御史王竑陳致治保邦二十事不報

其言指斥權貴權貴陰中傷之

御史閻鼐請令在京堂上官并給事中御史在外責之巡撫巡按有不行推訪及舉主徇私濫舉者罪之吏部以閻

從之。

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堤成

初沙灣堤決饟道阻絕詔朝堂舉能治者有貞請行上疏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兹理耳方今治者徃徃反是治所爲難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於是决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潰運所爲阻者然欲驟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滓池臣今措畫惟宜首疏

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為方以時節宣偰其後亡溢涸之患法必如是當可有成詔有貞自用乃作壩埽牐渠隨宜先後之牐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瀦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牐有上下凡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綠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牐于龍灣魏灣凡八

積水過丈則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子毋之義沈玄金爲物象幾萬斤鎮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 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阻于上以工人部聚衆挾兵勞苦將有他變上下其言于有貞乃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後勞諭數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 上專信力也

五月寰宇通志成

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户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寺卿倪謙吕原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進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李紹林文爲左右庶

子兼侍講餘各陞賞有差。
以宋儒周惇頤孫晃世襲翰林五經博士。
六月兵部侍郎王偉密奏少保于謙過誤。上以偉奏示
謙以勿憾諭之。
謙見偉密奏叩頭認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
旣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爲某事。謙曰姑入語之
旣入復請乃笑曰老夫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
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踧踖無地。
禮部尚書胡濙以年八十二因災異乞罷不允。
七月提督遼東軍務都御史寇深乞歸省其母許之。
時深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卽瞑目

矣深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深哀毀踰禮。

命洗馬柯潛修撰劉珝主考應天鄉試。

舟泊淮揚有舉子齎私者昏夜投潛潛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至潛前潛怒命執付有司治以罪。

八月命太常寺少卿劉儼編修黃諫主考順天鄉試賜宴于順天府。

南京禮部尚書張惠奏監生省祭不必拘其已經幾次但歷事期近存留聽撥從之。

以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有功陞左副都御史。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泰等一百三十五名。

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均賦額從之。

恭卹前免糧之詔恩未得均有富室田多額輕則其重者多在貧下乃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止取正額於是澤始均而賦額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矣

大學士陳循王文奏許順天考試官劉儼黃諫閱卷不公監試御史林鶚有通同情弊以大學士高穀申救　命覆閱試卷皆如格釋之

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　上令翰林院覆閱取

中式卷。高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

賜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爲擧人。許會試。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大學士陳循王文私其子。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雖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擧人吳啟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湖廣苗酋叛。命兵部尚書石璞率兵討之。

奸民李珎魏玄冲引酋作亂。往爲向道。引之寇掠。作讖文以誑湖湘。諸不逞者從而和之。民用大擾。命璞提軍

往剿璞以計生擒琢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

十月。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馬謹奏敕覈所屬官吏凡貪無狀者悉黜之。

十一月。以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馬昂征斗峒賊有功陞左。都御史仍總督軍務。

十二月。削寧府護衛。

自寧獻王在永樂至宣德間。已恣横犯分因宣皇答書切責稍斂戢托志神僊正統十三年卒。子盤烒未嗣卒。孫奠培嗣王坐不法事革護衛。

十二卷終